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一方斜陽半日間

田雪梅

「冬曦如村釀，奇溫止須臾。行行正須此，戀戀忽已無。」周邦彥的《曝日》，將冬日的陽光比作鄉村的美酒佳釀，短暫而溫暖，令人陶然欲醉。其實，不管城市還是鄉下，冬天的陽光都彌足珍貴。

每到天晴日暖時，老人們像約好了似的，拿個小馬扎默契地聚集在牆跟，曬著太陽，下著象棋，打著牌，聊著天。有些新媽媽抱著小嬰孩在牆角曬暖，大點的孩子在陽光下你追我趕，玩的不亦樂乎。

記得小時候，在鄉下，牆角曬暖別有一番滋味。大人們忙碌了一年，終於在冬日有了閒暇時光。老人們會搬著小板凳，坐在一處向陽的牆根下，背靠著牆，享受著陽光的沐浴。他們曬著太陽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家常。今年的收成，來年的打算；誰家兒女有出息，誰家孩子在外頭闖蕩……都是他們津津樂道的話題……話頭逮著一個便是一個，在暖陽裡悠悠地盪開。有時，他們把手攤在袖筒裡，眯著眼睛，一句話也不說，盡情地曬著太陽。大有「茅簷晴日暖于春，一枕鈞天樂事新」的情境。但他們會不約而同地跟著太陽的影子挪著板凳，直到太陽西斜，他們才慢慢站起身，滿足地輕輕舒一口氣，習慣性地拍拍衣襟和後擺，舒展一下微駝的腰背，抬手在溫熱的後頸上輕輕揉捏兩下，然後拿起板凳，慢悠悠地晃在回家的土路上。

外婆還在世時，她在牆跟曬太陽，手裡從來不閒著，她拿個線桿捻著麻繩，左手握著那光滑油潤的棗木線桿，右手熟稔地抽分出幾縷麻絲。右手拇指與食指的指肚輕輕一搓，那幾縷麻絲便聽話地扭結在一起，有了繩的雛形。這時，左手手腕再靈巧地一抖，線桿垂著，像一枚聽話的陀螺，條地在空中旋轉起來，那初成的麻繩便隨著這旋轉，被均勻地加捻、收緊，馴順地纏繞在線桿上。

抽絲、搓捻、抖腕，週而復始。捻好一段，她會停下來，那截新生的麻繩便服帖地在线桿上又多了一圈。陽光在她舞動的十指間跳躍，在她手中那越纏越飽滿的線桿上流淌。粗糙的麻繩，就在這不疾不徐的旋轉中，一寸一寸地變長、變結實。我呢，幫外婆把麻繩繞成圓圓的一團。有時，就依偎在外婆身邊，聽她講許多稀奇的故事。

如今，城市的高樓大廈林立，牆角曬暖的場景已不多見。然而，每當我在冬日的午後，看到街邊公園的長椅上，那些曬太陽的老人和孩子，心中便湧起一股莫名的親切感。

「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負喧閉目坐，和氣生肌膚。初似飲醇醪，又如蟄者蘇。外融百骸暢，中適一念無。」白居易的這首《負冬日》，再次浮現在我的腦海中。我們真該把自己從千頭萬緒中抽離出來，像挪動小板凳追隨日影的老人那樣，尋一席之地，將身體與心靈一併「攤開」，交給太陽。

你會感到，此刻陽光正熨帖著你的脊背，讓你在百骸舒暢中，做一回白居易，做一回我記憶裡的外婆，做一回純粹的自己。

也許，當我們真正能夠放下執念，以一顆平和、淡然的心去面對種種磨難和挫折時，就會發現，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難並非無法跨越的障礙，而是成長的機遇。就像那一場雨，雖然帶來了暫時的陰霾，但最終卻洗淨了塵埃，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。

在這喧囂的塵世中，我們需要在心中永留一份禪意。讓我們學會在忙碌中停下腳步，抬頭看看天空那片雲，感受它的自由與舒展；感受不期而至的那場雨，用它來洗淨心靈的塵埃。讓我們在這紛繁複雜的世界中，始終保持內心的清明與寧靜。

或許，我們無法改變世界，但是，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內心。當我們的內心變得純淨、強大，便能以更加從容的姿態面對生活的風風雨雨。使我們擁有如那片雲一般的豁達，那場雨一般的明淨，讓心靈在這禪意中得到滋養，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。

願我們都能在這詩意的禪境中，找到內心的寧靜與力量，讓生活充滿陽光與溫暖，讓心靈永遠保持那份純淨與美好。

束縛，如同那高天上的流雲一般，自由自在舒展，去探尋詩和遠方，追求更高更遠的境界嗎？

而雨，是大自然的恩賜，是天地間的洗禮。一場甘霖傾盆而下，彷彿帶著一種神奇的力量，能夠吹銷萬里塵埃。這塵埃，便如世間的煩惱、紛擾與雜念。身處紅塵，從我們記事時起，瑣碎的日常事務、繁重的工作壓力、複雜的人際關係，就如同這塵埃，一點點地蒙蔽了我們原本純淨的心靈。

當一場大雨落下，塵埃被洗淨一空，世界就彷彿在一瞬間變得清新、明亮起來。這雨，便如同我們內心深處的覺悟，當我們領悟到生活的真諦，那些困擾我們的煩惱便會煙消雲散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們總是被各種慾望和執念所牽絆、束縛，心靈漸漸被塵埃所覆蓋，失去了原有的通透和靈醒。我們整天在塵世中奔波忙碌，追逐著功名利祿，卻忘記了內心真正的需求。當你焦躁不安、疲憊不堪或徬徨無措時，不妨試著像天空中的那片雲一樣，舒展自己的姿態，放下束縛，勇敢地去追求內心的自由。

雲舒雨落淨心塵

丁智良

「何妨舒作從龍勢，一雨吹銷萬里塵。」讀到唐代詩人齊己《片雲》詩中這兩句詩時，宛如聞聽到陣陣蘊含著無盡禪意的梵音，裊裊傳入耳際，在心中悠悠迴盪，觸動著我們心靈深處的那根弦。

雲，向來是自由的象徵。它不受拘束，隨風而動，變幻無窮。那片片雲彩，又何嘗不想舒展身姿，化作一條條妖驕雲龍，翻捲奔騰于天際？這是一種對自由的渴望，對廣闊天地的嚮往。我們的內心，也不常常渴望著擺脫世事的



文藝副刊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宓月

624期

俯首為耕耘 仰頭奔秀景 ——懷念夢牛堂主楊允澄老師



石小林，四川雙流人。1955年3月生，畢業于空軍武漢雷達學院指揮系。于成都西門鐵路新村。1976年3月參軍入伍到新疆空軍某部雷達團服役十八年，空軍中校軍銜。1994年8月轉業，歷任政府辦副主任、縣綜管辦主任、縣歷史文化叢書編委辦主任、主編、雙流縣委史志辦公室主任等。2015年3月退休。退休後設立了「三江文化傳播工作室」。他筆耕不輟，出版了個人專著《成長》《平衡》《天山情深》《錦江水長流》《故鄉戀歌》《歲月留痕》等一系列文學作品。

與楊允澄老師相識，是在政府辦公室工作時。

收到縣美協關於出版黃龍溪畫集並籌集製作出版費的請示後，我深思熟慮，決定予以支持。

我深感在文化文藝工作中，不少行政人員，包括部分領導，往往用人時呼之即來，不用時揮之即去，平日裡鮮少關注他們的工作狀況。只要一涉錢辦事的問題，多是迴避推辭。

然而，黃龍溪外宣總能把握時機，組織雙流知名書畫家寫生作畫，彙編成宣傳畫

集，其意義深遠。所以我要努力達成此事。

為此，和楊老師熟悉了些。再後來，為了瞭解雙流的文化資源和人才儲備情況，得到楊老師的情況介紹和人選名單後，我帶著有關人員，深入到雙流境內十八位國家級和省級藝術工作者的家裡，瞭解他們生活生存及為藝操技的情況，以利在今後的有關工作中，更好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和技藝。

也是在這個過程中，得知楊老師多年作畫的主攻題材是畫牛時，就對他多了幾分敬佩和看重。

凡是喜愛畫作鑒賞的人都知道，有名的畫家，多是主攻山水大川，古堡長城，大江大河，千年古跡，萬年遺址。其次是花鳥蟲鳴，百獸魚螺。專攻畫牛畫馬的有幾人？

只因牛馬四蹄，動靜反差大、動作跨度及協調，很難在畫中準確地表達出來。所以世上以畫馬畫牛，獲得成功成名的畫家是寥寥無幾。

楊老師明知此藝要精不易，卻非要幾十年堅持不棄，且有所建樹。為促其修為，他將其工作室定名為「夢牛堂」。幾十年來深度研究，牛在人們心中具有的美行佳德，並用畫作將其表現出來，獻給民眾，以求勵志修身。

楊老師，是雙流從貧窮落後，走向強盛富裕的鼓動者、宣傳員、勵志人。

他的畫作接近生活，親民勵眾，貼近自然。他畫的牛，千姿百態，無一不表達著牛的堅韌、踏實、奮進、忠誠、奉獻、甘于清貧，吃進草，擠出奶。一生辛勤勞作，不圖名利，死後仍將骨皮獻於人類，製成衣物、鞋履與飾物。一生極盡所能貢獻人類，其義其情，永遠值得人們讚頌銘記！

楊老師正是這樣懷著對牛的愛戴、敬畏、體貼、認知，而一生鍾情于畫牛寫牛的。

為畫牛，他多次到養牛場地觀看牛的

坐、臥、行、跑。為畫出牛堅韌付出的品德，楊老師可以半天半天的，跟在犁地拉車的牛後面，走十幾二十里地。為更精準地呈現牛發力時的姿態與身體骨架的支撐狀況，楊老師會在屠宰場目睹工人將一頭牛從宰殺到剝皮削骨的全過程，以洞悉牛的生理骨骼構造。

為了表示對楊老師情操的理解和敬佩，我的長篇文學作品《錦江水長流》完成設計製作時，採用了楊老師所畫的《錦江浴牛圖》中的畫面，做了此書封面和封底用圖。書出版發行後，得到民眾的好評。楊老師對此也給了我較好的評價。

我《故鄉戀歌》一書寫成後，我告知楊老師，我要把他為我寫的《天山情深》讀後感，附載在我書中，並問他還有沒有修改意見時，他堅決地說：「你值得起我的評價和認定，我不改了，你也不要再改，如實地登載！」

1943年，楊老師出生于雙流一個書香之家，其父其兄都是愛寫愛畫之人。

他少年學藝，1968年，年僅25歲的他，就被政府選派往北京完成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複製展覽。楊允澄一生參與了超過50次國內外各級別的作品展覽評比，並且他的作品被中國藝術研究院、北京中南海、周恩來故居陳列館等國內外藝術機構收藏。此外，他多次榮獲國家級獎勵，如2002年獲得「當代中國傑出人才獎」，2004年被授予「當代百杰畫家」榮譽稱號。

是國家一級美術師，雙流美術協會名譽主席，雙流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，雙流政協書畫院院長，香港國際書院人物畫藝委會副主席。

他一生堅持的為藝之道是：上善若水，厚德載物，淡泊寧靜，明志致遠，藝高技精，謙虛待人。不求以藝立名，更不求以技贏利，他把一生所學技藝盡獻給故土民眾和

一樹繁花萬木凋

陳光榮

冬緩緩而至，偶翻古詩讀到白樂天「夜深知雪重，時聞折竹聲」之詩句，晨起推窗，欲尋雪跡，忽見小區裡西北邊一樹黃槐，瑟瑟寒風中不經意間滿身金黃潑灑在灰蒙的天色裡——原來世間還有一種雪，是這般暖融融地落在枝頭上。

這黃槐倒像個遲歸的遊子，錯過了春的盟約，夏的盛宴，秋的豐饒，偏要在萬籟俱寂時，把積攢了三季的言語，一朵一朵地說與寒風聽。那花是極細碎的，不像梅的孤峭，倒像誰把陽光揉碎了，和著蜜糖，點綴在羽狀的綠葉間。初開的含著青，盛放的透著亮，將謝的泛著白，層層疊疊地簇擁著枝頭。風過時，整棵樹便輕輕搖曳，不是落寞的獨舞，而是滿懷著喜悅的顫動。此刻，一樹繁花萬木凋，更顯得難得和可貴。

黃槐的葉子是有趣的。不是春日怯生生的嫩綠，不是夏日沉甸甸的墨綠，是飽經了風霜後愈發溫潤的蒼綠。一片片羽狀的小葉對生，像佛樽前合十的小小手掌，又像一隻隻綠蝴蝶張開翅膀排隊停在一條斜桿上。更妙的是花與葉的相映成趣——黃得更純，綠得更靜，彷彿這灰蒙天地間，獨獨闢出了一方清淨和愉悅之地。

黃槐的枝幹算不得虬勁，卻有一番氣度。斜斜地向上伸展著，表皮帶著淺褐的紋路，像是歲月在這悄悄寫下的偈語。它不與青松爭高下，不與臘梅較風骨，安安靜靜悄悄地托起這一樹繁華，彷彿在說：該開花時便開一樹黃花，何須查問是什麼時節，是什麼溫度。

寒風甚囂過巷時，欲折其枝，欲落其花。可它枝葉總是不慌不忙地迎烈烈風豪，儘管風讓它彎了彎腰，但不一會風又自然挺直了身子。花瓣也偶爾吹落幾片，旋著舞著跳著，卻始終沒有狼狽之像。這溫柔的角力，像寺廟裡的禪師輕舉拂塵，點化著冬日的剛猛與清淨。

路過的行人總裹著厚衣，在她那紛紛揚揚的繁花綴串前駐足。老人們眯著眼，泛起笑意；孩童們伸出小手，接住飄落的花瓣；還有個背著畫板的少年，索性坐在石階上寫起生圖肖畫。這一刻，花與人，風與樹，成了這冬日裡最讓人自在和愜意的風景。我久久地站立在黃槐樹下，閉上眼睛靜靜地嗅一嗅那繁花發出的幽幽清香，這時一隻小蜜蜂正從遠處飛來，一陣細細的嗡嗡聲後，便停留在花蕊上，伸出兩個極細前爪汲取著花的營養。

我捱住呼吸靜觀，心想或許這也是一種生活？若一年只有春花而無黃槐花之冬開，這蜜蜂又如何能在天寒地凍之時同樣生存下去呢？

我此刻忽然明白，天地從來不會厚此薄彼慢待任何一個時節。縱使百花凋敝，也自有不肯隨俗的精靈，總是用另一種方式詮釋著寒冬裡更頑強的生命。若真逢雪至，這滿樹金黃映著素白，該是冬日最慈悲最動魂的畫卷——那時節，雪是花，花是雪，同在訴說著天地間亙古的機秘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